

對後殖民觀點的再思考： 後殖民性與「新世界秩序」

本書一開始就認識到：各種新的殖民型態正在改變現今的世界，人們比從前更難察覺這些新殖民型態，其影響的範圍也更為全面。本書正好在理論與方法論上的危急時刻問世，爲了質問當前這個緊要關頭，本書重新構思下列問題，這些問題囊括現代化與認同的議題，以及確立一個後現代(postmodern)時期政治經濟體的課題，該政治經濟體的建立，可望開啓新的研究領域，進而有助於我們想像另一些不同的世界。本書同時發展批判性後殖民(postcolonial)觀點，該觀點進一步擴充了後殖民理論的焦點與領域；本書還援引那些支持本書的論述型態，諸如女性主義、種族研究、文化與發展研究，另一方面，爲了探究物質文化，以及構成今日多元生活世界各種制度所具備的複雜性，本書同時採用科技社會學研究以及批判現象學(critical phenomenology)。想當然爾，重新定位本研究方法得益於後殖民研究在實質上與論述上的遺產，以及它所確立的語彙與經驗，後殖民研究也是經由對歐洲殖民運動的批判性理解，才逐步建立起自身的字彙與經驗，舉例來說，比起社會科學中的許多論述，後殖民研

究更加確信過去與現在、在地與全球、區域性與世界性、後殖民與後現代之間的關係，它們彼此糾纏不清，而且作用時間更為綿長。本書挑戰學科或其他方面的既定界限，並試圖克服「南 - 北」、「已開發 - 開發中」、「現代 - 傳統」、「中心 - 邊陲」等二元對立所造成的限制，本書不打算花太多時間論證它們的相互關聯性與相互依存的關係(這是後殖民文獻已經完成的課題)，而想關注一個潛在課題，亦即為變革與解放的新論述開闢批判空間。這個提問具有跨現代導向，換言之，它理所當然屬於後殖民與後西方主義的議題。

本書出版時正值全球籠罩在「反恐戰爭」、阿富汗與伊拉克及其他地方的「政權移轉」、以及嗜血基本教義派的陰影之下，這些都闡明準備就緒的新世界秩序吉凶未卜。如今我們更能在建立或抵抗新運作機制的過程中，清楚看出各種力量的結合，所謂的新運作機制就是哈特與奈格里(Hardt and Negri, 2000)所稱的「帝國」。但這不表示人們就知道該做什麼，因為這不是從既有的各造之間進行選擇而已，例如：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Davos World Economic Forum)及其附屬機構提倡由上而下的全球化，以及與前者抗衡並奠基於修正主義宗教教條的基本教義派，在這兩者之間做二選一的簡單選擇。我們目前身處的時代充斥著各種基本教義派的衝突(包括宗教的、族群的、新自由主義的基本教義派)，以及它們所引發之對古代與後現代的恐懼。為了一起對抗這些力量，我們可以在幾次反對運動的大型集會裡，發現另一群「提倡由下而上之全球化」的教會組織，他們高舉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 WFS)的旗號，分別在二〇〇一年、二〇〇二年於巴西快樂港(porto alegre)，以及二〇〇四年於印度孟買舉辦集會。世界社會論壇將參差不

(韋伯文化網路試閱版 2009-11-17)

齊且各自不同的反霸權社會運動集結起來，這些社會運動致力於透過各種管道，反抗或挑戰既有的性別、資本或種族剝削所帶來的蹂躪與掠奪(Fisher and Ponniah, 2003)。

若要選出一種最重要的主宰權力，人們可能會挑選新自由主義及其確立主權的計畫，不然就挑選統合資本主義的後現代霸權(hegemony)。雖然每個論辯都再三提到新自由主義，但新自由主義如同資本主義一般，在任何有關後殖民性分析裡，都是必須加以檢視的一環。正如費雪(Fisher)及波尼亞(Ponniah)所述：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不只是對整個世界的經濟宰制，它也強加一種統一且龐大的思想，該思想統合種種垂直差異，並禁止大眾以平等主義與水平的方式想像多樣性。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單一文化主義、父權制、白人優越論以及生物多樣性的支配地位，目前都已匯合在當前的全球化形式下(Fisher and Ponniah, 2003: 10)。

在此，可以剖析與批判考察的地方很多(誠如我在第四章的作為)，但這段話主要是為了突顯新殖民型態的出現，它無所不包、遍及生活的各個面向(包括生者的時間性)、也不留下其他選擇的空間^❶。哈特與奈格里(Hardt and Negri, 2003)在世界社會論壇中，看到一股反資本主義跨國主義

❶ 隨著全球化的進展，世界比以前更加萎縮，隨之而來的是準備就緒的全面性監控，它結合了原本應用於各種區域的科技，以致於幾乎所有的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都蒙受新軍事治理的凝視。在全球的層次上，危險的徵兆無限擴延，緊急狀態已是家常便飯。實際上，美國在全球有三百六十個軍事設施，這使我們回憶起資本主義商業策略與軍事策略之間的相互關聯性，也提醒我們若想在當地進行反叛行為時，強制力將隨伺左右。

(transnationalism)的取向，這種跨國主義在搜尋「一種新的民主世界主義」(democratic cosmopolitanism)，而且透過「一心想異中求同，在我們的差異不斷湧現時，不斷地發展共同性」的關聯系統與網絡組織而確立起來(ibid.: xvii)。

正如楊氏(Young, 2001, 2003)所指出，這些差異與共性也有其歷史，這段歷史包括殖民地的解放鬥爭、社會主義鬥爭以及地方特性的分化。這些分化也呼應了理論層面的差異，例如：在有關全球化與政治作法等大規模議題上，理論層面所產生的差異。這些差異的重要面向之一，表現在普世主義－特殊主義之間潛在的張力之上，這股張力遍及那些浮現在解放奮鬥史的諸多議題。姆本貝(Mbembe, 2001)從後殖民理論觀點出發來討論這個問題，他強調兩組語彙的缺陷，這兩組語彙源自普世主義理論與特殊主義論述之間的緊張關係，兩者的出現都是爲了把非洲理解成一個民族發展計畫。其中一組語彙被置於社會理論論述中，而這種社會理論又是根據西方現代性的概念架構闡述而成，所謂的西方現代性概念，試圖「只透過某種概念結構與虛構表述」來理解非洲，「而這種概念結構與虛構表述正好被用來否定非洲社會的所有歷史深度、將非洲界定爲徹底的他者(other)，與整個西方全然相反」(ibid.: 11；**粗楷體**是原出處就已強調)。另一種研究取徑則存於下述論述中，亦即挑戰殖民國家對非洲主體的貶損，試圖證成非洲被誤解的記憶，並重新發現黑人「種族」的假定「本質」或特質的論述，例如：黑人自覺運動(Négritude movement)以及晚近的黑人本質主義立場。杜博斯(Echoing du Bois' [1903] 1989)分析雙重意識，法農(Fanon, 1967)探討被殖民者之他者化所引發的認同分裂，姆本貝則主張，導致普世主義與特

(韋伯文化網路試閱版 2009-11-17)

殊主義(解放與同化)之間緊張關係的場景，對殖民國家的主體性來說，終究會造成「內在分裂」或「雙重性」，對非洲主體來說，「他／她一直在認同『傳統』非洲生活(在真實性的哲學中)以及融入現代性、進而喪失自我(在異化的論述中)之間取得平衡，所以他／她不斷質問著其他的可能性」(Mbembe, 2001: 12)。當真正的主體認識到這些鬥爭及其理論化過程的歷史面向，並意識到共存的「多重時間性」時——現代性線性且偏快的時間性以及「傳統」偏慢且定期重複的時間性，家與 domus(拉丁文的家)——真正的主體就會發現自己處於具體的情境中，每一處都是後殖民理論必須考量的經驗教訓。然而，真正的重點在於，如果後殖民批判之目的在於重繪世界的可能圖像，那麼人就必須放棄他們目前所支持的時空二分與政治分化，並朝著共性觀點邁進，這種共性觀點以許多形式，提供我們徹底拆解**殖民主義**(colonialism)的可能性。

這代表本書必須脫離「發展」與「現代化」論述，因為這兩種論述支持西方現代性的概念，或者應該這麼說：西方主義是社會發展的模型(Venn, 2000)。因此，後殖民批判試圖繼續完成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的工作。本書發展一種完全相反的分析立場，研究對象是共同導致當前世界秩序特有之不公正的社會性，以及各種貧困化的環境、論述與權力關係。這些不公正的社會結構包括「傳統」而特有的社會性，它們銘刻性別與共產主義式的族群壓迫。後殖民的質問總是理所當然地認為，確立西方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各種力量仍然持續運轉，但通常以不同的方式(如透過在地環境中的突變以及經由不同的機制)構成姆本貝(Mbembe, 2001)所謂的後殖民(postcolony)。在姆本貝的論述

中，後殖民的概念顯然應用於非洲身上，這個概念的特色有二，首先，具體的後殖民世界既錯位又相互纏繞，這是因為「間斷、翻轉、慣性與擺動所構成的多重時間性，它們相互覆蓋、相互滲透且相互包圍的結果：一種糾結狀態」(ibid.: 14)；其次，在殖民狀態下運作的治理形式與主權型態突變成另一種統馭型態，目前這種統馭型態大多源自暴力產製的不安全感與稀少性。至於這段歷史，我們必須指出一項事實，亦即去殖民化的過程已經被冷戰(或稱第三次世界大戰)所扭曲，因為冷戰使「**第三世界**」(Third World)分別支持兩方，進而擾亂第三世界自身的替代發展計畫。

於是，後殖民性的字首(post-)並非標誌前期的終結，而是代表一種解放計畫，換言之，它主張一個終將實現的目標：解構經濟、政治與社會結構及價值，拆解與歐洲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及西方現代性(並且必須加上既有的剝削形式)息息相關的態度與思想。因此，後殖民批判是一種反西方主義，也是一種解放任務。在這種後殖民主義的立場背後有一段更悠久的複雜歷史，以致於它與反殖民鬥爭的歷史趨於一致，它本身已經

是一種離散的生產；是一種革命性的混雜物(包含在地性與世界性)；是一種複雜的結晶體，在地知識於脈絡化後結合了基進且普世的政治原則……也是各種革命組織之間無所不在的政治接觸，這些革命組織產生共同的實踐資訊與實質支持，並且傳播基進的政治思想與知識(Young, 2001:2)。

這個觀點補足一種有關反殖民鬥爭的理解，這種理解

(韋伯文化網路試閱版 2009-11-17)

認為反殖民鬥爭是爲了推翻、擾亂且質疑同質化策略，以及給予某個中心、某個起源、某個主權或某種世界觀特權的做法，但不論是過去或現在，這些策略與做法都是每種殖民與主宰型態的核心。本書將殖民主義理解成這些同化形式所支持的剝奪型態，而這些同化形式時常一同運作。我們也將清楚看到，我所闡述的離散觀點會破壞殖民主義論述的基礎。

這是更大規模的理論與政治架構以及更廣泛的時空或**長時段**(longue durée)，正是它們界定了本書的論述範圍。然而，我們也知道該於何時將注意力從「大圖像」上轉移，如果我們對照某個村莊人們的日常生活，我們一定會意識到巨大的差異，例如將巴基斯坦的信德地區(Sind)與英國某個村莊所發生的事進行對照，或者對比美國中西部與巴西的城鎮。更確切地說，比較喀拉蚩(Karachi)與其它巴基斯坦的村莊，我們在物質世界的技術、習俗、法律與空間配置，以及日常生活的時間流動等層次上，也會發現一些顯著的差異。然而，在後殖民時期，所有地區都受到新型監控形式的徹底審查，許多組織的關注程度不斷增強，這些組織包括政府、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專家與研究者，它們都曾經把這些地區當成關注對象。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等管理機構歷經「資訊轉向」(informational turn)，它們在報告中估算經濟發展、健康、人口組成、教育、科技、犯罪、貧窮、自然資源等，這些資料再被規訓力量的策略算計所援用。在這些情境下，有人可能會問：後殖民到哪去了？後殖民到底是什麼？在「冷戰」的那段日子裡，以及在一九五五年「非結盟」的「三洲」國家(如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舉辦完萬隆會議

(Bandung Conference)之後，我們的確可能把所謂的「第三世界」想像成一個自由空間，獨立後的國家在此能夠脫離帝國主義的遺緒，它們的領土與意識型態也不用再被佔領，進而決定它們的命運。這些以冷戰之名、在前殖民地的領土上進行的戰爭，以及全球性機構(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聯合國機構與貿易協會)的策略性干預，都消除了人們對獨立與自治的幻想。此外，在地層次的差異已經向跨國與跨區域的過程與體制敞開，而這些過程與體制限制了實際社會行動層次的可能性。

這些過程顯然與全球化有關；它們將注意力導向商品、人、文化、技術與思想的流動(與湍流)以及循環網絡，而全球也開始以這些流動與網絡為特徵。這些流動與網絡確立了阿帕杜萊(Appadurai)所謂的「景觀」(scapes)之間，多變且複雜的關係。換言之，我們能就民族景觀(ethnoscapes)、媒介景觀(mediascapes)、科技景觀(technoscapes)、金融景觀(ficanscapes)與意識型態景觀(ideoscapes)，來思考人與溝通形式以及實踐、技術、金錢和意識型態的流動——我們應該還能加上資訊景觀(infoscape)，但它其實隱含在所有範疇當中。它們是構成「想像世界」(imagined world)的「基本要素」；它們由「多重的世界，由世界各地的人與群體的歷史想像所構成」，它們對所有事物都構成影響，從服裝風格到資本運作皆然(Appadurai, 1993: 328, 329)。我將著重這些景觀之間持續的相互關聯性，尤其是在第四章。由於在地與全球之間各種層次上的相互關連性，確立了一種複雜且多變的有機組織，所以我才試圖在分析層次上建立後殖民研究與同源領域間更為清晰且明確的關聯，這些同源領域包括文化研究、政治經濟學、性別研究、科技的社會研究

(韋伯文化網路試閱版 2009-11-17)

以及主體性理論。它們與文化理論重疊，而且本身就兼容來自符號學、文學研究、哲學、民族誌、社會學、歷史學、精神分析等領域的概念與理論，將這些概念與理論整合起來，藉以對抗傳統或權威的社會文化世界陳述規則。在下述的方法論章節，將會概述這種理論機器，並應用在我持續發展的後殖民分析上，分析對象包括現代性、認同與政治經濟。

本書從其系譜(genealogy)及其與資本主義、殖民主義的基本關係(第二章)出發，將這個觀點導向對現代性與現代化的質問，亦即我所謂的西方主義此一複合體(Venn, 2000, 參見下述)，本書還從社會世界想像的(imaginary)制度之觀點出發，將此觀點導向後殖民認同的分析(Castoriadis, 1987)，意識到支離破碎的時間性，並說明構成那個世界之經驗現實的種種實踐(參見第三章)。殖民主義當然試圖把各種時間性容納在主宰權力的時間架構之內，而各種時間性簡直是不同的生命世界。論及現代性的章節試圖揭露現代性作為一段時期的特殊性，主張某種系譜證明後殖民思想不僅必須留意現代性理所當然的面向(這些面向埋藏在各地人們的心中，比如說若是正面的評估，就是有關科學與技術的面向，這些面向銘刻在現代化的概念與過程上)，以及現代性無法被考察的面向(這些面向仍然有其影響力，正因它們不可見，舉例來說，若假定現代主體是單一、理性、自我中心且獨立的，這背後就是以個人主義為基礎)。這個有彈性的中繼概念，在法律與社會科學中仍然至關重要；我們在心理學對人類行為各面向的分析中，也能發現它的蹤影；在權責歸咎上，也常將這種概念視為理所當然；在對新科技的理解以及控制論研究中(控制論與人類以及與人

工智慧之間的關係)，也能察覺到這種概念；在新的(逐漸有新自由主義的味道)統治科技中，個人被當成所有管訓機制的首要目標，我們在此也能察覺這種概念；它也重新出現在支持消費文化的自我中心意識型態中；它仰賴不斷進行的公平重分配與能力劃分，這是一些基進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不斷在做的事，如努斯鮑姆(Nussbaum)與沈恩(Sen)(參見第四章)，不言自明，它也逐漸在新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中變得更為本質化。

毫無疑問地，想要理解此一複雜且相互關聯的問題，著實是件難事。本書無所不包，但是當任何計畫試圖以連貫的方式結合顯然十分不同的領域與關注時，都會碰上一些危險，本書也不例外。在此所提出的解決辦法是，根據後殖民文獻所浮現以及「由下而上全球化」運動(以世界社會論壇為例)所體現的重要論題來組織資料。這種資料的組織方式將於以下做進一步的闡述。

網路試閱版聲明

1. 敝社目前對書籍翻譯品質控管日益嚴謹，每本書至少經過四校的把關程序，此試閱版與正式上市版本有一定程度的差異。
2. 讀者閱讀此試閱版本時若發現錯譯或不妥之處，歡迎讀者儘速透過電子郵件(Email: weber98@ms45.hinet.net)向敝社反映，敝社將在本書正式上市前進行修正。
3. 若讀者試閱此版本後，對本書的內容有興趣，期盼您能在本書正式上市之後，踴躍購買。您的選購就是對本社最具體的支持，也得以讓敝社更加茁壯，出更多好書。

版權所有，請勿做具商業屬性的運用